

千秋寨 前世今生的盟约

文/何石

湖南新宁县高桥、安山间的九龙山，其实不仅是一座山的山名，而是九座山的统称。那是地壳运动形成的九个褶皱，它们呈西东走向不断延伸，像九个亭亭玉立的姑娘，一字儿舒展开玉臂，齐刷刷地跳着曼妙的舞步，那庞大而开阔的裙裾，便是山南山北的坡地，也是村民赖以群居的福地。

千秋寨就位于新宁西片的高桥与安山间的九龙山脉的第一条“龙”的主峰之顶。这里纪念的是抗金民族英雄杨再兴。

每逢农历初一，寨上鞭炮喧天，锣鼓齐鸣，香火摇曳，梵音朗朗。杨公正殿里，杨再兴在中央端坐，马、宛二位夫人分列左右，观音娘娘率众菩萨居左殿，十八罗汉及百面菩萨居右殿。香客们先要拜杨公老爷及马、宛二夫人，再自左往右一一拜叩。香客来朝，不外乎许愿与还愿，只要讲明目的，都由传禀生一一禀明杨公。在香客和神明之间，传禀生是一位使者，他将一套滚瓜烂熟的经文与礼数，娓娓唱来，绝无吞吐，在肃静的虔诚中通过袅袅升腾的香烟，把世俗与神明的桥梁架起，完成一桩桩愿望的传递。

杨再兴并不是东湾当地人，又怎么与千秋寨扯上了关系？

杨再兴自小生活在新宁县崑山盆溪，追随岳飞前，他有一段先在八洞瑶山聚啸山林的岁月，后又与官府作对。被岳飞捕获后，随即随岳家军精忠报国北上抗金，忠勇可嘉。杨再兴北进转兵途中在九龙山顶短暂驻扎。传说一日带人下山招兵，路过东湾村，村民宰鸡蒸把热情款待。此时人群中有一个叫宛雪云的女孩出落得如花似玉，很是温婉贤淑。杨得见大惊，忙对甲长文五说：“我若凯旋，必回来娶她！”

文五明白将军心意，便热心撮合。哪知宛姑娘早已仰慕将军，一说便同意了。此后，杨再兴带着宛雪云来到千秋寨下的自生桥（现位于安山乡大桥村六组），这桥前有一潭深水，后有神秘岩洞。杨再兴拉住宛雪云的手对着那潭深水信誓旦旦地说：“宛姑娘，国难当头，我要去北方抗金收复山河，如若凯旋，必回来娶你！”

宛姑娘含情脉脉，却斩钉截铁地表白说：“将军放心杀敌，你凯旋之日，就是娶我之时，我心托此潭，绝无二心！”杨再兴又望着万峰独尊的九龙山顶说：“我若此去马革裹尸，也必定魂归九龙山顶，与你相望相伴！”

未想一语成谶。

杨再兴自此挥师北去，壮怀激烈，屡建奇勋。在河南小商河战役中，往来如入无人之境，单骑独闯金营，宰杀金兵二千有余。因寻金帅兀术未果，被大军围困，身中箭雨，英勇捐躯。宛姑娘得知噩耗，恸哭不已，便来到“杨宛之盟”的天生桥上，纵身跳入桥前的深潭以求完成夙愿。后东湾村人便遵杨再兴夙愿，在九龙山顶建千秋寨，宛夫人和杨再兴原配马夫人左右相待，供万民纪念。

话说东湾宛氏本来是个独户，自宛雪云殉情之后，再无后嗣。尽管如此，东湾人都习惯尊杨再兴为杨姑爷，每逢六月六“尝新”（即出新米、庆丰收）都要上寨请动杨再兴和马、宛二夫人下山一起庆祝；每逢初十五，也成群结队上山祭祀，千百年从未间断过。

东湾人的情义，杨公是记住了，东湾人所求，多能得愿。东湾是个吃天水的地方，常年缺水。东湾人总会毕恭毕敬地净手净身，第二天三四十个壮汉鱼贯而出。他们爆竹连天，吹吹打打赶往千秋寨，把杨姑爷请到庙里，此后一场淋漓酣畅的大雨常常就如约而至了。

很多人奇怪，难道这是东湾人与杨姑爷的心有灵犀，还是无独有偶的惊人巧合？或许，“杨宛之盟”终将一段凄婉而动人的情爱的挽歌，成为了感动天地的一段传奇。

跳马觅水

文/巴陵

三国名将关羽征战过的跳马地处长沙市的最南端，我居长沙市偏北端，相距五十多公里，因此很少有机会去跳马。在长沙生活的二十多年里，一共去过几次跳马，都是去石燕湖游玩和去柏加看花木。而这个月，我去过两次跳马，因喜欢那条溪涧的流水而驻足。

我喜欢的水不是石燕湖的湖水，而是圭塘河的源头地段——铁炉塘闸口至洞株公路段。圭塘河是长沙市雨花区的母亲河、长沙市唯一的内城河，系浏阳河一级支流，由南向北贯穿长沙东南部雨花区全境。它发源于跳马镇石门村鸭巢冲水库（即现在的石燕湖村石燕湖铁炉塘闸口），在黎托汇入浏阳河，全程约28.3公里。据《湖南通志·堤堰》载，圭塘原名龟塘，汉代“有神龟，皎然白色，长四五尺，出水中，巡行岸上，因名龟塘”。

我们开车从石燕湖村进，翻过二虎山，到达石燕湖出水口铁炉塘。往左走是铁炉塘，往右拐是二虎山。走二虎山方向，沿圭塘河下坡，进入金屏社区二虎山组。二虎山组共48户，有25户住在二虎山上，几户住在圭塘河对岸洞株公路边及其他地方。铁炉塘呈带状缠绕在二虎山的山腰上，当它脱离二虎山的山腰时，从铁炉塘的闸口奔腾而出的湖水，成为一股清流飞流而下，有四五米的落差，巨大的威力和声响冲刷出一片开阔的河床，气势迅猛、河床开阔、流水平坦。

圭塘河两岸长满了植被，郁郁葱葱，有秋英、美人蕉、红蓼、鬼针草、芦苇、蒲苇、青葙、藿香蓓、马鞭草、红花酢浆草、睡莲等草本植物，还有木芙蓉、垂柳、日本晚樱、黄桷等木本植物，绿绿青青，犹如浓墨绿彩画了一抹深调。继续前行四五十米，河流平缓。北岸植被茂密，树木成荫，有片小树林；南岸菜土成片，种满了蔬菜，有豆角、茄子、辣椒、黄瓜等，还种有花生、玉米。另有一口一亩左右的小山塘。

走到平路的尽头，立刻觉得地势高、视野开阔。河中立着一架十多米高的水车，它在流水的推动下旋转，带起来的水花形成水雾四处飘荡，给炎热的夏季降降温。走近一看，上游一两米的地方有排跳石，行人可以走来走去，不会湿脚。水车下游一两米的地方，就是一处河床下跌处，落差两三米，激起哗啦啦的声响。对岸有口1.5亩左右的小山塘，叫红家塘。

稍下坡走过人家，河上有座石拱桥，站在桥上，往上游看，可以清楚地看到水车，也可以看到落坡的河水，白浪滔天，翻滚而来。往下游看，河流月型，舒缓回旋。

再往前走，曾经的洞株小院，是现在的溪宴。这是一户农家小院改造的简易院子餐饮，花木做篱笆围成的院子里有长廊、小鱼池、茅草亭、蒙古包等，分成几大区块。夜幕降临，时有附近的食客来觅食，寻找口福。溪宴的出口对着一座石拱桥，站在桥上，可以看到上游、下游的河流，河水平静，两岸葱翠，很容易迷失归路，无法判断流水走向。对岸，接连有两口小野塘，红花塘五亩，池子塘三亩。两塘相邻，边上有菜园，溪宴的蔬菜直接采自这里，客人点哪种蔬菜，店家现摘现炒，吃的是一种鲜美。

再往前，拐一个小弯，圭塘河上有座石拱桥，挨着洞株公路不到一米。圭塘河穿过石拱桥，钻入涵洞，贯穿洞株公路，流出另外一种形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圭塘河水很清，小伙伴常带着竹篓去摸鱼虾，累了倒在河畔草地上小睡，渴了捧起河水就喝。圭塘河因落差小、流量小、自净能力差，治理复杂，后来污染了。1999年，政府对圭塘河全面治理，2012年综合治理，2018年起加速治理，截断污染源、关停排污企业、拆除违法建筑、改造干支管网、引进食藻虫修复水体、疏浚清淤，进行河岸景观建设，重塑滨水空间为昆虫、鸟类提供栖息地。从此，圭塘河鲈鱼追逐嬉戏，池鹭飞翔，汨汨河水涓流秀美，历经蝶变，水清岸绿、花木掩映、溯河露营、品读田园。

圭塘河跨越千年穿过乡村、荡涤城区，一路驰骋。洞株公路繁华喧嚣，石燕湖热闹非常，只有这段小小的水域却十分静谧，避开了都市的喧嚣，回归于自然的恬静，来这里走走，可以淘洗心灵，放松身心。在这些野塘里、圭塘河里钓鱼，等待自己的福音，也可以去这些菜园里回忆童年的乐趣。

用笔名写诗 用原名谋生

文/彭卫

夏午是我在一次文学活动中有过短暂交集的80后女诗人。她曾参加过《人民文学》第三届“新浪潮”诗会、首届中俄青年作家双边研讨会等文学活动，曾获过“新锐诗人奖”和《人民文学》诗歌年度新锐奖等文学奖项。我进过她的QQ空间，感觉她是一个能够在诗歌世界和凡俗世界之间切换自如的人。夏午的一些诗歌写得非常美，很能扣动我的心弦。她发表在《扬子江诗刊》上的《两生花》是我最欣赏她的诗歌之一。

夏午本名夏春花，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也是一个无比热爱写诗的诗人。正因如此，她不可避免地会有如何在两种身份上合理分配时间的烦恼。她在《两生花》里写道“诗人向母亲道歉，她付出的远远不够”，表达了她作为一个母亲对儿子怀有的歉疚——因为写诗而付出了较多时间，故而投放在儿子身上的时间相应减少了。不过，“用笔名写诗，用原名谋生”、希望“花开两朵”的夏午一直在诗歌世界和凡俗世界之间努力寻求平衡，于是“她和自己唱双簧、演对手戏，她作茧自缚，为了两不误”，为此她付出了“双倍的时间和爱”。夏午虽然在诗歌世界里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她也很享受身处其中“花开刹那的十里锦绣”，但她从来不会忘记自己作为一名母亲的责任，她在《两生花》里写道：“对不起，我还是爱他，比你多一点，亲爱的诗人”“诗人啊，是给孩子煮饭的时间了”。

作为一名工作还比较出色的人民警察、一个孩子的母亲、一名丈夫的妻子及一名业余时间喜欢读书写文的文学爱好者，也期望“多生花”的我能够感受到，夏午对孩子的爱与对诗歌的爱在她心中的拉扯，可能这一方此刻拉过去一点，也可能下一刻另一方又拉过去一点，但好在并没有哪一方最终拉败谁。我认为，作为诗人的夏午和作为凡人的夏春花是融合得比较完美的，这是我通过在她的QQ空间里观看她展示的为家人做的精美的饭食图片及品读她写的一些诗文的感受。比如，“必须早起/必须有一根沾满面粉的魔法杖/必须日日蹲下腰身擦拭散落的光斑、阴影和面包屑”“我听命于一个孩子/我喜欢跟着他在蓝天下跑啊跑”“我愿意和你一起/种瓜点豆，摸鱼抓雀，玩得满身泥巴”“我曾空出一面湖，像湖水静流，深深地爱你/曾经如此，此后依旧/要记得：我——爱——你”。读她的诗，我也得到我的结论。

能够平衡好自己多重身份关系的人是明智的人，是努力的人，也是幸福的人，我欣赏并祝福这样的人。

